

雪溪时光

张纯汉

每到春暖花开,便忆起雪溪的时光。那山那水那人,让人陶醉,让人留恋。

现小将镇的雪溪一带,在当年乡镇“撤扩并”之前,是隶属于小将区的一个公社,公社驻地设在当年的上雪头村。那里虽地处偏僻,离县城又远,但凡下乡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却常为此点赞,称雪溪民风淳朴,空气清新,关系融洽,联系热情,心情舒畅,工作有劲。如今,在深感慰藉的同时,常常会不知不觉勾起了我的“雪溪时光”。

说起“雪溪时光”,似乎跟“公社”这个词很吻合,因为,“公社”虽是个行政组织的名称,但对当时我们的公社干部来说,“公社”就好比是一个温暖、和谐的集体,那种人与人之间团结、友谊、互帮互助、互相关心的氛围,无疑便是真正的无私和不加任何杂质的“公社”。

我到雪溪公社工作时,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梦想季节。而雪溪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恰好给我遇上了,也由此给我的青春年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记得一跨进公社院子的第一天,一位慈眉善目的领导就对我说,我们很欢迎你来做雪溪公社工作,以后我们大家就要像亲朋一样友好相处。后来才知道他是公社的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他的话自然是我所企盼的,感觉很亲切,很温暖。对此,我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时光和环境,更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并暗下决心要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雪溪人民服务。家近在隔壁,只要翻过一条岭就到,然而一年到头,却极少回去,即便回去看看老父亲,多数也是当天打个来回。那时,我的职责是文书兼团委书记,文书是被公认的“上管书记报告,下管扫帚灯泡”,中间还管婚姻登记、户口迁移、纠纷调解、报表统计、通知证明、来往账目等等的杂管家。即便如此,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几乎包揽下了公社整个院子的公共卫生,包括清扫厕所。下乡来雪溪工作的上级领导,到了雪溪无一例外地称赞我们:房子虽破旧,卫生属一流。我也因此一直被那里的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小张同志”。同志间,则不管年龄大小,一概称我

为“小张”,并一直沿用至今。

那时的我们,大都不计较什么待遇。有一次加工资,县里给我们全区10名年轻干部两个加工资的名额,并让我们自己推选,其中一个名额大家就一致锁定了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加工资,这那能行?当时我压力山大,心理负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终鼓起勇气直接向公社和区委党委书记请求,坚决要求将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十分感谢两位好书记答应了我的请求,让我如释重负。谁知待批复下来,我的名字仍霍然在册。更没想到的是,这年年底,我还得到了一本大红塑料封面并盖有县人民政府大印的“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

想起在雪溪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同志间那种信任和友好更是随手可举。就说工作之余大家自掏腰包喝点小酒的事吧,为了省事,有人就主动垫钱去供销社买来一整髻黄酒放置在某一墙角,并用一竹筒用锐器凿出一个孔挂置在酒髻边作塞钱用,谁想喝酒就自个儿舀去,只要将酒钱自觉塞进竹筒便是。结果,酒喝完了,待大家劈开竹筒,整个酒钱反比购来时多出了不少。

雪溪时光,也不分什么“一把手”“二把手”的,反正有工作大家一起商量着做。每当达成一致意见后,便传出爽朗的笑声。一次,两领导和大家商量事情完毕,一位领导随手端起一只茶杯就喝,另一位领导见对方端错了茶怀,就过去揪住了对方的耳朵,被揪者虽呲牙咧嘴,但大家则哈哈大笑,同志间的融洽由此可见。

那时的雪溪除一个叫“马坑”的小村有一截路程可借道一条公路外,其余的村都不通公路,下村工作自然都得步行。步行虽然劳累,但那时的环境尚未人为受损,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走在宁静的乡间小路上,时而兰香袭来,时而鸟儿歌唱,那情那景,实在让人沁人心脾、赏心悦目。在此期间,我还有幸结识了几位良师益友,他们中间有工厂职工、有医务工作者、有基层广电邮电员等等,其中一位当年的热血回乡知青,虽早已成为部队大首长,但数十年来一直情同手足,义比“桃

园”。

然而,同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有人也会变着法儿打破其宁静,并设计出一个简直让人始料未及的调皮方案来。那是两位公社干部都去同一个村子工作,其中一位先行,另一位便约伴悄悄尾随其后。待做完工作返回公社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当尾随去的干部了解到对方要返回的确切时间后,便和同伴先一步离开村子并在通往公社的山间小路边一处草木丛中匿藏了起来,待那位干部照着手电吸着香烟优哉游哉靠近他们匿藏的地方时,他们便不声不响齐刷刷站立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换了谁都会被惊怵。次日天明,自然便成了大家的笑谈。那时公社的文化生活枯燥,而这种调皮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个补缺。尽管现在想来,这样的调皮事还是小心为好。

至于公社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密切,就拿吃个便饭这样的事来说吧,那时候尚属计划经济年代,工作的人凭的是粮票吃饭,尽管定量有限,但每召集村干部前来公社开会,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而我们下村去工作,对方招待我们时更像亲人。

随着时日的不断推进,数年后,我受组织上调遣并进了城,然而,每当工作或生活中碰到难处,或者心情忧郁时,便常常怀念起在雪溪的时光,也不时想回去走走看看,若有公差过转那里,一定来到当年曾带给我们欢乐的那座院门外,透过门缝朝里瞧了又瞧。

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情,如亲情、友情、恋情、爱情等等,我不知道在雪溪时光结下的应该叫什么情,只是每当回忆起雪溪的时光,就有许许多多的往事在脑海里不停地萦绕、萦绕……忽然又想起当年和自己一起工作时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了,他们中,有的和我一样早已换了岗位,有的早已退休,有的已经过世……但我都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记得自己调离时,大家都难分难舍,于是,还专门合了一张影。而那张珍贵的合影,随着工作的频繁变动,也不知在何时何环节落到何处去了,盼望有一天能失而复得!

又到清明时节

石旭东

又到清明时节,家家户户忙着扫墓祭祖。我们新昌人是非常注重清明节的,认定一年两个“大节”:一个是“春节”,另一个就是“清明节”。无论有多远,无论有多忙,总要赶回家来过年,觥筹交错,庆贺团圆;同样,无论有多远,无论有多忙,也总要赶回家来过清明节,点烛焚香,扫墓祭祖。

小时候,是跟随父母去上坟,虽然知道是去祭奠死者的,却不悲伤,也无沉重,而是兴致勃勃去过一次向往已久的丰富多彩的野外活动:阳春三月,山花烂漫,去采撷妩媚的映山红,穿成绣球,挂在胸前,去人前炫耀;去采撷漂亮的紫藤花,装扮门楣,点缀厅堂,让别人夸奖;更有意思的是:在碧水潺潺的溪流边,有一种特殊的杨柳树,我们叫“溪盖树”,只要用刀柄轻轻敲一敲,就可以剥下它的树皮,由小到大把它卷起来做成“号筒”(喇叭),再做一个“叫子”,插在号筒上,就可“鸣哇鸣哇”地吹起来,大号筒大声音,小号筒小声音,吹高吹低,随心所欲。乡下有这样的说法:“正月‘鸢’(风筝),二月

‘鸢’,三月吹‘麦叫’”。意思是正月、二月的天气,风向比较稳定,适合放风筝,而三月的天气风向比较混乱,不适合了放风筝了,就吹“麦叫”。我一直想不明白:“麦叫”,顾名思义该由麦秆做成的,而清明时节麦子还不能收割,哪来的“麦叫”呢?我就把“溪盖树皮”做的“号筒”当作“麦叫”了。上坟一回家,小伙伴们就会立马带着自己的“号筒”凑在一起吹,比谁的做得好看,比谁的吹得响亮。

长大后,是自己带着孩子去上坟了,不再是兴致勃勃,也不再去采野花,不再去做“号筒”,而是带着哀伤,带着沉重去承担一种责任:清坟面,除杂草,挂白幡,烧纸钱,做真诚的祭奠和思念:思念故人,思念亲情,思念恩德,思念真诚,思念世态炎凉,思念人间大爱。这种思念,远不止在眼前,也远不止在自家,而是随着袅袅的香烟升腾,扩展,飞越高山大河,飞越时空岁月,由此及彼,想到了白色恐怖,想到了血雨腥风,想到了白公馆,想到了渣滓洞,想到云周西村,想到了隆化中学,想到了上甘岭,想到了那些为祖

国、为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长眠在松柏之下的英雄先烈;想到了哪些为抗击“新冠肺炎”主动请缨、日夜奋战,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时代楷模,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其情可表,感天动地,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今天,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幸福。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告诫自己的儿子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至死不忘家祭,可见祭祀对活人和死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清明节是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忘记自家的祖先,更不能忘记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烈,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完成他们的遗愿。

“人间三月芳菲始,草绿花开百样红”。清明佳节艳阳天,祖国大地生意盎然,百花争艳,欣欣向荣,全国人民昂首阔步奔小康,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越来越接近,足可告慰我们的先烈和故人。

三月小诗

骆艳英

1. 风,终于撒开四蹄
在走神的光线中
撞翻了春天的油漆桶
树叶绿了,溪水青了
玉兰白了,海棠粉了
油菜花也从生锈的山坡
捧出一万吨黄金的鳞片
2. 亲爱的,三月来了
埋在你体内的闹钟
开始应着瓦檐的雨水
光阴轻慢,你要日夜跋涉
才能找到那条一度消失的河流
3. 三月就像一只转世的蝴蝶
它偷吃人间的奶油与花蜜
它的斑驳,它随风鼓动的羽翼
藏在灯盏,你的梦
和飞奔的流年中
4. 到了三月,死去的亲人
将重新复活
在泥土与寺庙的钟声之上
他们摸过的灯光与碗筷
好像从未被黑夜带走
5. 给所有的草木取个名字
给所有的露水与晨曦
也请你穿起那件斜襟的薄棉衣
屋后的茶园有翠绿的手指
请跟着你的外婆
亲手摘下那一芽的欢喜



影 (吴越摄)